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十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五

王朝步自周鄭元注步行也堂下謂之步對䰞與地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不遑爲父恭也程大昌雍錄步行二十五里則又太遠顧炎武日知錄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此說得之周煇清波雜志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𦳝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謹身之法也明

太祖實錄吳元年以諭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縢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 開國之君不敢驕恣即此一端猶得先王心法云

惟丙午朏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漢書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曰謂說月之光采困學紀聞引此云疑采字當作令方粲如箋魯語有少采夕月之文采字不必疑然則月采古文佚篇之名正義亦引月采篇文作月令失之漢

書疏康注古文蠢爲朏王應麟漢藝文考惟丙午蠢段氏玉裁云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

日知錄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詩昊天有成命序以爲郊祀天地也正義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周禮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大司樂言圜丘方澤祭法燔柴於泰壇天也瘞埋於

泰折祭地也皆天地並言若謂用牲于郊牛二集
傳祭天地也故用二牛誤兼南北郊言各攷其位
位成而祭之也孔傳謂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之
故二牛不言祭地而言稷配營成新邑不應祭天
而不祭地且與下社兼祀稷重複孔傳疏矣乃社
于新邑孔傳告立社稷之位傳用太牢共工氏子
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
祀以爲稷社稷共牢正義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
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

家各一也又云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集傳但云社祭用大牢似又不若孔傳之賅備

自服于土中白虎通土中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明當懼慎損於善惡爲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史記燮傲傳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引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

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載南宮邊子曰昔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數說略同宋敏求長安志引五經要義云王者受命創始立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王安石新經義成王欲擇洛邑者以天時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

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
里均焉故謂之土中與此義說合蔡傳取之案土
中兼此二義後義所謂大法前義所謂大戒也
詩大雅思齊鄭箋引書越乃御事無自字漢書孔光
傳太后詔無遺耇老此引召誥而壽耇作耈老論
衡率性篇引書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王乃初服作今王初服下有厥命二字
嗚呼作於戲皆今文也
漢書王莽傳引朕復子明辟以為周公常稱王命專

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此雖古文家說而新莽居攝假託周公因以此爲藉口集傳復如逆復之復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可謂抉經之心矣

鄭康成云瀍水東旣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陳經尚書詳解鎬爲天地形勝之區據上游而制六合其處天下也遠故曰宗周明爲國所宗也洛承天地中和

之氣定土中而蒞四海其宗天下也公故曰成周

明王道之所成也

我二人共貞釋云貞正也馬云當也集傳從李長說夏僎尚書解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薛嘉穎書經叢華成湯之於伊尹一德曰咸有成王之於周公二人曰共貞千古相業所以伊周並稱也

白虎通引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祀下無于字云此言太平去殷禮尚書大傳引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汝作女教工作學功云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盡

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又引書
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四方民此皆今
文舊說
漢書梅福傳引書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
之辭庸庸微小貌也孔傳本作燄燄則作庸庸者
今文也厥攸灼敘孔傳灼灼然有次序釋文敘絕句
馬讀敘字屬下集傳從馬讀
尙書大傳引孔子曰吾於洛誥也而見周公之德光
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

來服荒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明光作光明耿作熊烈作訓皆與今書文異

命公後史浩尙書講義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視衆說命伯禽爲周公之後爲的朱子取之以爲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孔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釋文周公攝政七年

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
皆七年吳棫書裨傳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
薨也集傳取之
胡士行詳解多士序言頑民以賤之者愧之也經言
商王士以貴之者勸之也
敢弋殷命釋文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然則馬用古
文作翼而訓爲弋後傳古文者遂直爲弋耳
下民秉爲釋文爲于僞反案詩大雅福祿來爲鄭箋
爲猶助也釋文爲于僞反協句如字則此亦訓助

與作爲之爲不同

王充論衡自然篇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巳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上帝爲舜禹亦

今文家說與孔傳異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孔傳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正義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案竹書紀年帝癸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

竭二十九年三日並出三十年瞿山崩國語周語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太公金匱夏桀之時有岑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之氣發地之藏天予失道役必有敗桀殺之非年岑山崩爲大澤璽予夏桀之時鬼哭於國尙書中候桀無道地吐黃霧天雨血又云夏桀無道在矢射山亡土崩尙書緯夏桀無道殺關龍逢夏出霜此皆見於周秦古書可以補疏之闕

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釋文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柒作屑者古文作佾者今文孔傳本作泆後人所改

御覽大傳多士篇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佩鳴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此於經文不知何指案齊魯韓三家詩說關雎亦約用此義或伏生聚

后夫人侍君之禮與淫泆有辭者示之以節也
王充耘書義矜式殷賢聖之君六七作今無逸祇敘
三宗君奭單稱五王要皆錯舉之者也至酒誥曰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多方曰自成湯以
至于帝乙明德慎罰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恤祀具見殷世有哲王獨惜阿衡陳戒之
後卽次盤庚中間皆闕略也
顧氏日知錄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
而之周於是周爲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

商王家我適也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引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爲證又三正篇云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多士云自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惟臣附於大邑周洛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猶用先代禮

故仍舊稱也多士篇首言新邑洛下言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正義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云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文雖異皆以天邑商爲商之舊都

昔朕來自奄正義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是亦王命還也喻蔡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多士作於成王即政之元年前後相距五六年故自云昔也伐

奄爲刖公非而此云昔朕來自奄可知周公攝政凡征伐皆奉王命也先儒謂周公居攝稱王卽此可證其謬

詩小雅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者奄在淮夷之地與奄爲一詩言大降爾四國民命與詩四國同

予惟四方罔攸賓釋文攸賓徐音殯馬云却也蓋訓爲擯斥之擯蒠謂今之營洛所以接待四方之人罔有所却也語意亦直捷

困學紀聞無逸失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案今書大傳正作無佚王充論衡引書乃作毋逸或伯厚所見之古本與今本不同乎漢書鄭崇傳注引作亡逸大傳於無佚篇又引書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爵篇引同今經無此語段氏撰異蓋是今文尚書厥亦唯我周五字

王樵尚書日記事非其所身歷則不知來處皆與子苟溺於情娛轉以爲老成太過乃逸數言曲盡世態王道誠不外人情也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山井鼎考文宋板乃作亦

嚴恭寅畏釋文嚴如字又魚檢反馬本作儼魚檢蓋舊音作音者所見本已作儼故從馬本儼爲音也

漢石經殘碑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書杜欽傳高宗遭雉雊之亂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漢書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論衡氣壽篇亦云高宗享國百年盖三家本異也

其在祖甲孔傳以祖甲爲太甲鄭康成云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正義以鄭

為汲冢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案竹書紀年祖庚十一年陟下次祖甲名載元年丁巳王即位居殷三十三年陟與經吻合

熊良輔云聖人立命之學論理不論數顏淵之死不為夭盜跖之生不爲壽三宗享國之永又數之適與理合者也物莫大德者必得其壽理之常也若顏子敗其叢蘭冉耕歎其某皆時數之變未可概論

後漢書荀爽傳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時亦罔有克壽王先謙論衡語增篇引經曰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漢書鄭崇傳引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同用今文尚書而小異則三家本亦不同也

文王卑服釋文卑馬本作俾使也前俾為使則服字當解如寧康思服之服事也謂使服事即康功田功務以勸也

漢石經殘碑有功田功徵柔懿共懷保小人惠于矜

下闕有酒毋劮于雜共闕二字漢書谷永傳引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又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用惟正之共惟矜作餘並與石經同

中昃釋文出吳字音側云本亦作仄是古本作吳衛包等從俗作昃也說文作仄云日在西方時今作昃亦非說文本字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翼奉傳並引王毋若殷王紂後漢書梁冀傳袁著詣闕上書曰周公戒成王

無如殷王紂論衡譴告篇亦云毋若殷王紂段氏撰異案無作毋受作紂者今文尚書然也

氏無或胥譸張爲幻釋文譸竹求反馬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說文譸讀若醻引周書無或譸張爲幻侜輈譸三音並同古通用

漢石經殘碑毋兄曰今日下闕厥不聽人乃訓變亂正刑下闕則兄曰敬德厥衍曰朕之衍允下闕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皇並作兄嗚呼作於戲他亦與今書小異

君奭書序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釋文為保太保也為
師太師也馬云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亦以
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周禮師氏保氏
注又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皆用舊說而禮記文
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說又不同
案洛誥顧命皆稱召公為太保當以太師太保為
是陳櫟尚書集傳纂疏召公封燕留王朝為保故
稱君最為明晰
序召公不悅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攝

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以爲周公

嘗貧寵也此說恐非周召二公心事蔡傳爲得

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云充也漢石經殘

碑出于不祥上連道字則今文作其道出于不祥

也

漢書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弗克共上下遏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墜命

與今書殊異段氏撰異此今文尚書也

我道惟寧王德延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案迪字義

長詩正義引鄭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

史記燕召公世家湯時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案今文格皆作假盤作般

逸書有咸乂四篇書序謂巫咸所作馬融云巫男巫也名咸殷時巫也王充論衡言毒篇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案漢晉以來天文家巫咸

與甘德石申並稱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並引巫咸占如辰守奎多水火災亦爲旱辰守婁多火災太白守井五穀不成之類與甘石星經相似鼎下小衞若未足與伊尹甘盤並稱致楚辭有彭咸諡古巫天文家稱爲巫咸猶云奕秋琴摯非太戊時之巫咸孔傳於書序伊陟贊於巫咸云巫咸臣名於君奭巫賢云賢巫咸子巫氏蔡傳從之可正季長之誤

天壽平格孔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尊主君說正義

引王肅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賢臣也又引鄭注以爲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案對君奭言鄭王說較孔爲近

禮記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與此三者與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衞湜禮記集說引陸佃云先儒謂虞芮質厥田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故曰其集大命于厥躬此解周田說亦有見也

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引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即若夾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三家經之異文也

有若散宜生孔傳散氏宜生名論語孟子疏皆承孔說王伯厚據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謂散以散宜為氏案考古圖載周散季敦呂與叔曰敦文曰惟王二年散武王也武王時散氏惟散宜生季疑其字據此則孔說非無本矣

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

服金仁山說詩寃置本之顧氏日知錄引此以爲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事也吳斗南云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師古謂文王之四友表於四友後列師尚父此誤也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某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舉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袁同案吳氏以泰顛即太公考太公姓呂

氏名尚字子牙文王得之於渭濱喜曰吾太公望
子久矣故又號太公望今以泰為太音義雖可通
顚其名耶字耶號耶且惟太公與泰顚為二人故
馬融注論語亂臣十人兩列之史記周本紀云太
顚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後
復言師尚父其為兩人又昭然矣鄭康成注不及
者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敢以自比焉
王樵日記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何是篇獨稱四
人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不及太公猶武丁世不

及傳說也

有若南宮括釋文南宮氏括名也馬本作南君然則

南宮氏亦單稱南氏詩之南仲殆其族歟

漢書朱雲傳引書曰亡能往來無作亡案山井鼎考

異無古本作亡

逌見冒釋文冒馬本作勗勉也武王惟冒說文目部

䀉字引周書武王惟䀉訓以爲低目視也案文之

見勗得望道未見之神武之惟䀉見不泄不忘之

素今書皆作冒定非古文眞本也

偶王在寶乘茲大命王天與舜傳大臣翊王如耕之
有偶故於王曰偶大臣輔命如車之有馭故於命
曰乘
我則鳴鳥不聞釋文馬云鳴鳥謂鳳皇也本或作鳴
鳳者非裴松之魏志注引鄭元曰耇老也造成也
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
不得聞況乃曰有德格於天者乎最得其解
乃致辟管叔于商東萊書說管叔始造禍亂不得而
赦致云者有璽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

也張眞父尙書小傳叅得罪於舜安得不貸之以
恩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二說皆深得
經藴
史記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
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
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
祀是爲蔡仲司馬貞索隱尙書云蔡仲克庸祇德
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原無仕魯
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

拮撕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集傳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尊之卿也亦足正史記之誤案周公位冢宰爲周卿矣不應卿之屬復爲卿士且公雖留佐而魯實封國書明言周公以爲卿士則用爲魯卿士可知史遷去古未遠且從孔安國問必有所據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

耳索奄叛是武庚既誅而懼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周誅紂而遂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也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爲之說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釋文迪馬本作攸云所也案訓攸爲所謂不能一日勸于上帝之所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祟亂有以擇文作重亂上直用反又直龍反是古本
作重今作祟者衛包所改

因甲于內亂孔傳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
於二亂之內言昏甚正義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
狎習災異於內外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
爲淫亂與孔異也

時瀾增脩東萊書說多士言靈承于旅一多方言靈
承于旅二民承君者也君於民亦曰承者民可近
不可下也翰案孟子邱民爲重即此義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于民薛氏曰太於民荼毒也

說文至部𦤶忿戾也引周書有夏氏之叨𦤶正義引

文十八年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

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以爲饕即叨也

不蠲烝釋文馬云蠲明也一音圭烝升也案蠲有涓

圭二音儀禮士虞禮哀子某圭爲哀薦之饗鄭注

今作蠲詩小雅吉蠲爲饎周禮秋官蜡氏鄭注引

詩作吉圭云絜也並以圭爲蠲廖文英正字通唐

人以漿穫紙使瑩滑名曰蠲紙音圭蓋言如圭之

潔也廣人猶用主音今不知此音久矣

詩皇矣正義引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又引鄭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過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又引我應云作靈臺綏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我應中候篇名

漢書文三王傳引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之辭也段氏撰異采此少王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

尚書大傳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焉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今書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孔傳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古今文殊異如此

爾罔不克臬釋文臬爲本作剌案唐韻剌與劓同似不剌爲法也

說文言部諅忌也引周書上不諅于凶德今書作爾尚不忌于凶德蓋後人所改石經子傷讒篇妒才

謂之在已藝育貴之在其上猶用古字

林之奇全解多士稱見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出之於下皆怨言也多士稱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出之於上皆恩命也

錢時融堂書解常伯常任準人爲三宅周禮不列其官意卽公卿輔相之別名如保衡阿衡圻父農父之類

說文攴部敀字迫也从攴白聲引周書曰常敀常任

案一切經音義古文迫敀同淮南子陽貨舉劒而

伯顧高誘注伯迫也則亦借爲伯字今經作常伯

孔傳常所長事與說文不合

其在受德暋孔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强呂氏春秋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與孔傳同馬季長云受所爲德也案韓子原道云道與德爲虛位人爲善則爲嘉德爲盛德人爲不善則爲凶德爲惡德無逸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此卽可爲德暋之證下暴德逸德與

此一例泰誓三篇唯單言受以受德爲紂字恐非

說文心部悉字引周書在受德悉亦與孔傳本異

說文火部焯明也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書作灼

說文訓灼爲炙義亦少別

孟子盡心篇趙岐注引書虎賁贅衣趣馬小尹綴作

贅蓋用今文

夷微盧烝孔傳蠻夷微盧之衆帥正義烝訓衆也王

氏云微盧烝蠻夷之內屬者集傳烝或以爲衆或

以爲夷名蓋兩取之案以烝爲夷名於地理無攷

以下三亳阪尹句法例之訓衆近是

三亳阪尹孔傳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正義鄭元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盖東成皐轘轅西降谷也鄭說爲長

論衡明雩篇引書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惟作維王應麟漢藝文志攷漢儒所引異字有作則克度之克猶釋之宅作度皆今文尚書也

用憸人釋文憸本又作思馬云憸利佞人也說文言部譣詖也引周書勿以譣人馬與許並傳古文而互異如此

尚書大傳周傳洛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蔡邕立政篇文漢石經有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八字今文立政可證

漢石經殘碑常伯常任辟下闕亂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度心乃下闕受滋丕丕其於戲下闕且以前人之微言下

舌鄉嫄館補校

闕訓德是國顯哉厥世下闕文王之鮮光以揚武
王桀常任下有碎字謀面下有亂字令書皆無此
字會心俊心之異厥度心克宅心之異滋不丕其
於戲兹丕丕基嗚呼之異以前人已受人之異訓
德訓下無于字顯哉顯在之異鮮光耿光之異
陳經尙書詳解君子修之吉故曰吉士大道行共常
故曰常人訓義切當
眞西山曰蘇公之長國在式敬用獄苗民之絕世在
虐用五刑所以著民命之重也

周禮司刺曰壹宥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鄉士立政以列用中罰之義而其源出於虞書之協中知皋陶蘇公心法之契遠矣

張貞文尚書小傳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事繁故多官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八政至周合爲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

陳櫟集傳纂疏明王立政惟其人爲政在人也小子訓官勤于德取人以身也

林之奇全解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禮記坊記注正義引鄭康成詩譜云子伯禽封於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在于官春秋時周公是也又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盡命爵與凡蔣邢茅胙祭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則周公之子蓋

入人矣

惠氏棟古文尚書考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春秋繁露所引與坊記同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已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困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言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棟謂古記所引必別有所指後儒不疑晉出古文而追咎成王過矣案爾雅釋詁云順陳也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與此順字

皆當訓陳且即將順其美成君之德也與迎合諛
媚逢君長君者相去霄壤何得以此咎成王之失
言哉

袁文甕牖閒評忍字藏刃於心是能忍也引書君陳
必有忍其乃有濟案此說深得古人制字本義

王有疾弗懌孔傳王有疾故不悅懌釋文馬本作不
釋云不釋疾不解也漢書律歷志引顧命曰惟四
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馬得古
文尚書說文類作沬云古文作頮則漢志用今文

尚書也孔傳本作兆悴與古今文並不合
王乃洮頮水孔傳洮盥頮面正義頮是洗面知洮為
盥手釋文引馬云洮洮髮也頮頮面也季長說於
理為近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識鄭元
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
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
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
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
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

類誠可怪也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令經爲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同猶愈於元

説文几部凭字引周書凭玉几苜部莧字引周書布重莧席宀部宲字引周書陳宲赤刀戈部戣字引周書侍臣執戣立于東垂金部鈗字引周書鈗執鈗玉部玠字引周書承奉玠珪宀部宅字引周書三宿三祭三宅口部咤字引周書太保受同祭咤並是漆書眞古文

漢戟古今人表第三等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武臣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尚書也

宣重光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案季長之說亦泰誓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之義集傳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尤爲精確

漢石經殘碑有通殷就大命在下闕非幾滋則下闕

通般就達般集之異文也

說文言部詷共也一曰譀也引周書在夏后之詷今書作在後之侗釋文引馬融本亦作詷云共也案禮記祭統鋪筵設同鄭注同之言詷也正義詷共也釋文詷徒貢反若冀作同字是齊同之同非詷共之詷若詷共之詷則言旁作同故古文字林皆訓詷爲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

邱光庭兼明書周書顧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諸儒皆讀釗爲昭明曰讀者非也

釗當是梟按字書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是諧聲
字口邊著斗是叫字卽金邊著斗當音梟明矣今
人依鈄從刀者訛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
諡父諱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讀爲梟今人誤讀爲
昭字矣翰案釋文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則
陸氏首音亦作梟字讀
冒貢于非幾釋文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音勑用反馬
云陷也今本正義載釋文脫此條
王崩釋文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漢書

律歷志翼日乙丑成王崩班引今文尚書與馬鄭古文尚書並有成字今書無者傳寫誤爾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髦仲作中毛作髦孫氏星衍曰當是今文

薛季宣尚書古文訓春秋公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仲桓爲虎賁氏下大夫也故書字南宮毛掌干戈爲旅賁氏中士也故書名呂伋侯爵而亦書名者以其非六卿故書名別之

後漢書班固傳與引曰正位度宗章懷太子注尚書

曰延入翼室恤度宗按此本蔡邕典引注今文尚書宅皆作度又典引注引尚書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亦用今文

敷重篾席馬云纖蒻也底席馬云青蒲也筍席馬云箁箬也並見釋文薛氏古文訓引馬云筍箁篛蕺侗六書引馬云筍箁箬未知孰是

僧贊寧筍譜說筍席者多或云以篛竹爲席今詳篛竹筍新成豈堪起而爲篾非篾安能織席此恐不然如用筍皮殼破而編簟也故尚書正義云取筍

竹之皮以爲席是也其正義中不取筍皮皮短故
連言竹之皮卽筍成竹時其皮長而可破織席明
矣君取篛竹破以爲篾而織者卽同前篾席也今
尙質取筍皮織也一云取如長節筍新成竹者趣
皮亦通而織但弱脆耳亦異篾席此合質素之義
也其說甚洽物理
馬季長訓越玉云越地所獻玉也與孔傳越訓於異
訓夷玉云東夷之美玉鄭康成云夷玉東北之珣
玗琪也與孔傳夷訓常異鄭又以太玉爲華山之

球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如天者以說文解珩字云縣無閒珣玗琪引周書夷玉證之其他亦必有據若俞汝玉以河圖亦玉也河圖之文錯於寶石若近世喻國人謂泉脈土滲而紋成水面於古無徵則不免失之鑿矣

大貝孔傳大貝如車輪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案六韜云商王拘周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浦有大貝百馮淮南子亦載其事

此雖可爲大貝之證而非周世之寶逸周書王會
解共人元貝孔晁注共人吳越之蠻元貝昭貝也
又朱仲相貝經文王請大秦貝經半尋又云得揾
厺何貝大如輪爲文王壽則顧命陳寶之大貝也
四人綦弁釋文綦馬本作騏云青黑色與詩曹風鳲
鳩箭其弁伊騏合
顧命所陳七種之兵唯戈經傳多言之其餘皆無文
孔傳訓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鋭矛屬也
正義云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

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翰案劉熙釋名矛戈丈八尺恵戣矛屬當準之說文云柯斧柄考工記柯長三尺六韜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劉鉞屬當準之周處風土記戟長一丈三尺戣瞿皆戟屬當準之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諸儒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朱子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嘗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

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異
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集傳取蘇氏而不
用文公之說案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
者明民臣之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
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
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
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
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
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日不可有二君

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
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未稱王以
統事也最得先王制禮之意
融堂書解成王之終曰敬忌天威康王之始曰敬忌
天威敬忌所以敬逆也
東萊書說殯宮亦稱廟神之所依者也必出廟門俟
者廟以內尚爲子廟以外方爲君也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爲一篇歐陽小大夏
侯從之今文也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

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用古文也今本康王之誥始於王出在應門之內與今文古文皆不合

正義引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衛衆成王顧命之時畢公雖領東方諸侯而未爲太師故後太保而只稱畢公至康王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東郊乃稱父師此時始爲太師也

白虎通紱冕篇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紱按此今文尚
書也古文尚書亦乘黃朱之異文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孔傳言文武大受天命而順之
正義羑聲近猷故訓之為道引王肅云羑道也蔡
傳以羑里釋之云文王出羑里之因天命自此始
順說不可易封演封氏聞見記相州湯陰縣北有
羑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於城外地
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詰紂
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為輔西北何辜囚之囹圄

國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覩此意見文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州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郡有稅城云是崇侯家自淮泝於淮河上河而實稅邱壟可阻謂之固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家以為保固也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此事世少引用故並著之

說苑政理篇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也故誅賞不可

以繆辭賞繆則諸惡亂矣書曰畢協賞罰

說文攴部引周書曰用敟遺後人今書後人下有休字疑古本無也

底至齊信釋文馬讀底至齊絕句來兼書說是心有毫毛之末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末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集傳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皆覵馬讀爲勝

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罔作無今文也

畢命正義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氏所見又似與於豐刑皆妄作也

翰案班書律歷志本劉歆三統歷歆與父向親校中秘書此時眞古文尚在不應有誤史記周本紀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與書序同則史遷從孔安國問而得古文之說也康成所見亦是孔壁眞書未可執說出之本横生訾議也

困學紀聞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旣化其敎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王安石新經義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困學紀聞衞石碏以義厲一國而甯遂之類

萃焉脊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以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禮記緇衣引君雅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此書本語也鄭注資當為至齊魯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君共難讀資為至讀祈為是鄭訓雖異而以經證經知改資為下怨下復增一咨字為梅賾等之所改也

孫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

後人咸以正無缺趙岐注書佚書逸篇也今見君

牙篇佑啓作啓佑無作罔趙百詩以此疑晚出之

書非無見也

伯冏說文作伯臩宣和博古圖周𥈅敦銘曰伯煚父

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注伯煚父即伯

冏也是煚與冏古字又通用矣

困學紀聞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傳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又云復爲甫侯故稱甫刑正義禮記皆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案史記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則穆王時已稱甫侯矣孝經序謂春秋有呂國無甫侯者詩王風揚之水篇不與我戍甫不與我戍許毛傳皆訓諸姜也說文解字邑

許蓋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穎川从邑無聲
文作鄦今經傳皆作許惟史記鄭世家鄦公惡鄭
于楚裴駰集解許靈公也鄦字一見爲尙存古耳
然則許本是甫侯封國穆王時稱甫侯亦稱呂侯
入春秋則爲許故春秋有許國無甫國也許在春
秋以前旣爲甫國則呂侯或因氏爲稱若顧命之
稱齊侯呂伋也者篇名呂刑或曰甫刑要亦古今
文之異也正義引鄭元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
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亦與孔傳不同

耄荒釋文耄本亦作𦒸孔傳耄亂荒忽蔡傳從之引孟子從獸無厭謂之荒以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又引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又謂耄亦貶之之辭案漢書刑法志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蓋隱用今文尚書語師古注亦以眊亂荒忽爲訓而武帝紀哀夫老眊注云眊古耄字八十日耄老稱也一曰眊不明之貌眊髦

二字古通用師古注漢志承用孔傳要之年老目昏瞶理之常大禹謨言耄期倦于勤微子言吾家耄遜于荒亦未見其爲敗周禮鄭注引書度作詳刑推書意正謂穆王耄年愼於作刑耳蘇說自勝蚩尤惟始作亂孔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釋文馬云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正義引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以爲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

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玄云蚩尤霸天下黃
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
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
又引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
使復舊常以為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正義
獻疑不為無見乃復通傳說云九黎之文惟本楚
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
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
說蓋以蚩尤為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

類尙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又述鄭元云

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將

以爲𤼵翰棻巷語云三苗九黎之惡與呂刑所序

蚩尤作亂事語吻合鄭元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

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苗高辛之衰又復九

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

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以三苗例推

則蚩尤爲九黎之君孔馬說非無本也

後漢書孝和帝紀延于平民章懷太子注書延于平

人人字避唐太宗諱及作于所見本異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引書罔不寇賊消義姦宄疑所
引用今文甫刑而鵙作消
尚書大傳周傳降畔寇賊刼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
漢書武帝紀孟康注引尚書敓攘矯虔說文攴部
敓字引爲書同段氏撰異大傳及孟康今文尚書
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古文今文本皆作
敓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正義引夏侯等書刵劓劅剠云

臏宮劓割頭庶剠段氏撰與刵劓刖剠四字古文
尚書也臏宮劓割頭庶剠七字此今文尚書也自
閻百詩以來皆昧於正義句法不審其脫去與字
轉以臏宮劓割頭庶剠爲鄭注古文尚書大誤矣
斵案說文攴部斀字引周書曰刵劓斀黥正義引
鄭元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人陰黥謂羈黥
人面可證段氏之說確不可易矣
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湎湎紛紛漢書敘傳同案皆
用今文尚書甫刑語也又論衡變動篇引甫刑曰

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又謚告篇引甫刑曰報虐
用威皆用今文
國語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天地不通者何也觀射父對以及少皞之衰也九
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
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
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與書呂刑合

劉氏家龍讀書疑申編以地天通爲書名云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書幾爲乃千古邪教之祖也其說甚創而有理

趙岐孟子注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案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是古文原有皇字邪卿脫誤而以帝爲天尤非孔傳以帝爲帝堯陸氏釋文作君帝云君宜作皇字帝覽也新安陳氏云表記引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
尙書大傳引書曰伯夷降典折民以刑今書作折民
惟刑此古今文之異
後漢書楊賜傳引書曰三后成功惟殷于中皐陶不
與焉蓋省之也案賜通尙書桓君章句即歐陽尙
書也此說似未得皐陶爲士專主刑法已能使民
協于中矣三后則以他職贊之故言三后不言皐
陶也
王氏振綱云伯夷典禮宜言禮不言刑乃曰折民惟

刑可見伯夷之刑即是齊之以禮皐陶明刑宜言
禮不言德乃曰以教祗德可見皐陶之刑即是道
之以德
後漢書梁統傳引經曰爰制百姓於民之衷士作爰
中作衷今文尚書也
文中子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
元命苞易書也困學紀聞引之以爲春秋緯有元
命苞易書有元命苞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
於呂刑阮注誤矣翰案元命苞之名亦取於呂刑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引馬云齊中也俾作矜云
矜哀也後漢書楊賜傳引尚書天齊于人假我一
日俾又作假然則作矜者古文作假者今文孔傳
本作俾當是傳寫之誤耳

王曰吁釋文吁馬本作于云于於也是古文本作于
後人加口作吁而云歎辭也

漢書敘傳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
師古曰不詳謂不詳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
詳刑後漢書劉愷傳章懷太子注文選王仲宣從

亞詩孝語注引尙書並作詳刑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邦史記作國凡今文尙書多作國

史記周本紀載呂刑文多與今書不同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度作居及作宜擇敬居下並有其字五刑簡孚簡孚有衆並作簡信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作官獄內獄閱實其罪作惟鈞其過惟貌有稽貌作訊無簡不聽聽作疑墨辟作黥辟剕辟作臏辟其罰惟倍作倍灑宮辟疑

赦其罰六百鍰作五百率凡鍰字皆作率周禮天官職金賈公彥疏引其罰爲率與史記同皆參用今文也

後漢書馮衍傳揵六枳而爲籬兮章懷太子注引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彊注引逸周書小開解之文朱氏經義考云引周書呂刑篇顯然文誤矣案六枳章

愼注引東觀記作八棷棷字甚新

說文𣀂字云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㯻治事者徐鍇曰以言詞治獄也故从曰案㯻卽兩造具備之造

許氏治事字作㯻後人皆作曹兩造字作𣀂後人皆作造失古人制字之本義史記周本紀兩造具

備徐廣音義造一作遭則與曹義猶相近也

惟來𥝢文來爲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集傳訓來爲

干請隱用馬義

漢書刑法志元帝詔引書其審核之段氏撰異云蓋

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也

說文糸部緇旄絲也从糸苗聲引周書曰惟緇有稽

薛季宣古文訓亦從說文作緇蓋鞫獄時細心紬

繹如治亂絲之義

其罰百鍰孔傳六兩為鍰鍰黃鐵也正義考工記云

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

云鋝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鋝稱輕重

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

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

爲鍰二鋝四銅而當一斤然則鍰重一兩三分兩
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元之言一鍰之重多於
孔王所說惟較十六銖小釋文引說文云六銖也
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融同又云賈
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
陳超就正編其罰百鍰史記作率徐廣曰率即鍰
也音刷說文鋝也漢書蕭望之傳甫刑小過赦薄
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名師古曰
字本作鋝鋝即鍰也柔率選與鍰聲相近今俗書

作鍰蓋鋝之訛戴氏震曰六兩大半兩爲鋝十二銖二十五分之十三爲鍰輕重異名不可以假借呂刑贖罪計鋝不計鍰鍰之爲鋝字形相涉許君說文已能辨正矣

漢書刑法志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剕作臏用今文尙書也處山陳氏云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輕罪比舊爲多者

臏剕舊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減者
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後漢書劉愷傳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注今
尚書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二罪
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
重挾輕意亦不殊但與本書不同耳餘案不同者
愷傳引用不同也
漢書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案尚書大傳引書曰哀
矜哲獄是班書所本矜鰥古通用釋文折馬鄭王

皆音悊馬云智也悊古哲字然則古文亦作悊獄矣

說文言部訧罪也引周書報以庶訧今書作尤案詩邶風俾無訧兮釋文訧或作尤則訧尤二字古通用也